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LANDSCAPE AND MEMORY

风景与记忆

Simon Schama

[英国] 西蒙·沙玛 著 胡淑陈 冯樾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风景与记忆

Simon Schama

[英国] 西蒙·沙玛 著 胡淑陈 冯擢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与记忆 / (英)沙玛 (Schama, S.) 著; 胡淑陈, 冯樾
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0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Landscape and Memory
ISBN 978-7-5447-3999-3

I. ①风… II. ①沙… ②胡… ③冯… III. ①文化地理
学-研究 IV. ①G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4876号

Landscape and Memory by Simon Schama
Copyright © 1995 by Simon Scham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s, Fraser & Dunlop (PF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301号

书 名	风景与记忆
作 者	[英国] 西蒙·沙玛
译 者	胡淑陈 冯 樾
校 译	张箭飞
责任编辑	马爱新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26.875
插 页	18
字 数	764千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999-3
定 价	7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献给 克洛伊和盖布里埃尔

受封·德贵·侯爵
日08月8年0281, (51日)

徒劳地梦想一处荒原，
远离尘嚣。从来没有这样的地方。
我们的头脑和内脏，内含一泓水湾，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萦绕其间，
激发出那样的梦想。康科德的林深处
比拉布拉多荒野还要荒凉，
这是荒原的荒原，我与之相伴。

亨利·戴维·梭罗
《日记》，1856年8月30日

致 谢

《风景与记忆》由我的演讲稿扩充而成：一个版本于1991年春在普林斯顿的克里斯汀·高斯批评研讨会(Christian Gauss Seminars on Criticism)上发表,另一个版本则于1993年冬在剑桥大学的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讲座(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ecture)上发表——后一场合中的文本受到了特里威廉本人对于风景与历史之间交融关系的深固信仰的影响。我必须得感谢普林斯顿的东道主维克多·布朗伯特(Victor Brombert)教授,以及剑桥的帕特里克·科林森(Patrick Collinson)教授和历史学院的同侪,他们的盛情让我得享颇有裨益的时光。部分章节也曾在新学院(New School)、波士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以及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讨论和研讨会上发表过。我很感谢雅克·勒维尔(Jacques Revel)教授,1992年我在巴黎时,他为我提供了研究的便利及他个人的款待,感谢皮埃尔·诺拉在这个项目上给予的热烈鼓励和建设性评论,以及加布里埃尔·范·祖伦(Gabrielle van Zuylen)夫人的盛情。

在我过去25年里所作的的所有研究项目中,这一课题从众多同事和友人那里得到最多的慷慨和无私的帮助,他们对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不置异词,相反,毫无保留地贡献了他们的建议和学术意见。我特别要感谢安·詹森·亚当斯(Ann Jensen Adams)、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默卡·贝内斯(Mirka Benes)、汤姆·比森(Tom Bisson)、蒂姆·布朗宁(Tim Blanning)、吉尼·布朗(Ginny Brown)、格哈

德·布鲁恩 (Gerhard Brunn)、皮特·伯克 (Peter Burke)、琼·卡申 (Joan Cashin)、温戴尔·克劳森 (Wendell Clausen)、约瑟夫·康纳斯 (Joseph Connors)、约翰·恰普利卡 (John Czaplicka)、诺曼·戴维斯 (Norman Davies)、卡洛琳·福特 (Caroline Ford)、迈克尔·弗里德 (Michael Fried)、詹姆士·汉金斯 (James Hankins)、皮特·汉森 (Peter Hansen)、比尔·哈里斯 (Bill Harris)、帕特里丝·伊戈内 (Patrice Higonnet)、杰拉尔德·约翰逊 (Geraldine Johnson)、马克·基什兰斯基 (Mark Kishlansky)、约瑟夫·李奥·柯尔纳 (Joseph Leo Koerner)、利斯贝特·柯尔纳 (Lisbet Koerner)、迈克尔·麦考米克 (Michael McCormick)、戴维·麦基特里克 (Davie McKitterick)、罗莎蒙德·麦基特里克 (Rosamund McKitterick)、查尔斯·麦尔 (Charles Maier)、埃尔兹比塔·马蒂尼亚 (Elzbieta Matynia)、安德鲁·莫逊 (Andrew Motion)、卡拉·马尔福德 (Carla Mulford)、苏珊·佩德森 (Susan Pedersen)、约翰·普拉姆爵士 (Sir John Plumb)、罗莎蒙德·珀塞尔 (Rosamund Purcell)、塔杜施·罗尔克 (Tadeusz Rolke)、皮特·萨林斯 (Peter Sahlins)、伊莱恩·斯卡瑞 (Elaine Scarry)、尤拉·沙伯贝克—埃伯斯 (Yola Schaberbeck-Ebers)、特鲁迪·沙玛 (Trudie Schama)、昆丁·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瑙米·魏特斯 (Naomi Wittes)、克里斯托弗·伍德 (Christopher Wood) 和玛丽娜·范·祖伦 (Marina van Zuylen)。

我非常感激乔万尼·巴尔代斯基—巴利尼 (Giovanni Baldeschi-Balleani) 讲述了伊西娜斯8号抄本在1943年所经历的磨难，并允许我刊发这个故事。

如果没有基思·克鲁金顿 (Keith Crudgington) 所提供的研究协助、安娜·波皮耶 (Anna Popiel) 的翻译支援、塔杜施·罗尔克的图片鉴识和历史记忆，以及伊恩大方地允许我发表他对于我们的比亚沃韦扎原始森林和蓬斯克之旅的图片记录，本书中有关于波兰的章节就无法面世。本书的序最初以稍有不同的版本发表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ilc) 杂志上。

我同时还要感谢自己拥有一个卓越的研究助理团队。贝丝·多尔蒂 (Beth Daugherty) 在皮特·林德塞斯 (Peter Lindseth) 和安妮·伍尔雷特 (Anne Woollett) 的帮助下, 扛起了搜寻插图并获取使用许可的艰巨任务。玛娅·里加斯 (Maia Rigas) 是那些容易逃逸的参考资料和引文的精准追踪者, 在她那洞察秋毫的审视之下, 如仍有漏网之鱼, 那肯定就是我自己的责任了。三年来, 安妮特·施拉根豪夫 (Annette Schlagenhauff) 不止是我最好且最有魄力的研究助理, 她还是一个重要且无穷无尽的意见来源, 是本书成书过程中我的可靠助手。我还欠她一个特别的人情: 前往苏雷斯尼进行研究之旅, 探寻萦绕于巴黎诸城区的幽灵圣山。

BBC 二台已将《风景与记忆》制作成一部5集的电视节目。在撰写和录制这些节目的过程中我所获得的丰厚回报, 不论怎么说都不为过。我能够体味到为本书内容创造一种新颖的表现形式的快乐和愉悦, 这都是以下诸位的功劳: 制片人简·亚历山大 (Jane Alexander) 和托尼·卡什 (Tony Cash), 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节目抱有坚定的信心; BBC 二台的音乐和艺术总监金·埃文斯 (Kim Evans), 他同样信心满满而且负责到底; 导演吉夫·邓洛普 (Geoff Dunlop) 和弗兰克·汉利 (Frank Hanly), 他们寻找到美不胜收的原初视觉形式, 以传达本书的理念和激情。

在研究和撰写此书的岁月里, 每每在西方思想之域的风景里跋涉、漫步或踉跄而行时, 我仍一如既往地厚着脸皮剥削密友的爱与欢乐。因着他们对于整个研究项目葆有的持续不衰的信心以及对于它无需歉疚的特质的贡献, 我想要特别感谢斯维特兰娜·波伊姆 (Svetlana Boym)、约翰·布鲁尔 (John Brewer)、坦娅·卢赫曼 (Tanya Luhrmann)、理查德·塞内特 (Richard Sennett)、斯泰拉·蒂尔雅德 (Stella Tillyard) 和利昂·维塞尔蒂尔 (Leon Wieseltier)。畅饮着一杯杯红茶和一桶桶红酒, 罗伯特和吉尔·斯罗托沃 (Jill Slotover) 总能把

握时机，或让我平静下来，或鼓起我的斗气。为我阅读手稿的吉尔总能击退我的怀疑情绪，并以一种根深蒂固且极具感染力的欢乐情绪挑出其中的毛病，因此，她总能让我以焕然一新的心情审视这一项目。

一如往常，我的经纪人和亲爱的朋友皮特·马特森（Peter Matson）和迈克尔·西森斯（Michael Sissons）对于我不仅能够写作，而且确是以历史家的身份写作这部书一事毫不怀疑，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在诺普夫书局的友人——南希·克莱门茨（Nancy Clements）、艾里斯·温斯泰恩（Iris Weinstein）和罗宾·斯瓦多斯（Robin Swados）也和从前一样，一旦察觉到作者身上冒出了动摇的苗头，就赶紧鼓劲，同时，给予此书的设计与制作人员以灵感。我的编辑，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的斯图亚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和诺普夫书局的卡罗尔·布朗·詹尼威（Carol Brown Janeway）拥有每位作者都渴望的编辑特质：细致严苛，在清爽明朗这一要求上是个完美主义者，不知疲倦地审视着这本书的语义、质感以及特质。在这篇依据惯例而作的作者感谢词中，我难以尽述自己对于卡罗尔的感谢之情——我是在慕尼黑与她一起享用一碗肉汤时，首次向她提及写作《风景与记忆》的想法的。在此书的研究和写作的所有阶段里，她一直都是位坚持不懈且专心致志的过程守护者；在它的修订过程中则是一位极具创意的伙伴，同时还是完成稿的坚定信徒。

在这5年里，我的妻子金尼（Ginny）和我的孩子们克洛伊（Chloë）和盖布里埃尔（Gabriel）一直超剂量承受着著书者的易怒、专心致志和不时爆发的脾气。每当一本书在自然文化心理学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他们便会莫名其妙地被笼罩于随之而来的季节性风暴和低气压之中。但是面对这样恶劣的气候，他们却总是回以耐心、帮助和亲切的关怀。对我的妻子而言，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即在于它是呈予我们所共同热爱的风景的奉献物，它纪念了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呵护过并留在记忆中的风景。对于它要献予的孩子，我很抱歉将这部比他们最笨重的教科书还要厚重的书当作礼物。但是他们也是自然之子，也许有一天，当雨点猛敲窗户之时，他们会在其中发现一些乐趣，并读到他们父亲的满腔爱意。

目 录

致 谢

001

导 言

001

第一部分 木

021

序 路漫漫兮

023

第一章 立陶宛野牛的国度

040

第一节 比亚沃韦扎原始森林的皇家野兽

040

第二节 最后一击

058

第三节 必朽与不朽

067

第二章 林中小径: 穿越森林的小道

083

第一节 追寻日耳曼尼亚

083

第二节 森林之血

090

第三节 重生的阿尔密尼乌斯

113

第四节	垂死的森林	136
第三章	绿林中的自由	154
第一节	绿林好汉	154
第二节	居于森林：法律与违法者	162
第三节	橡树之心，自由的堡垒？	175
第四节	高卢的栋梁	200
第五节	危急关头	206
第四章	青翠的十字架	213
第一节	灰熊	213
第二节	植物的复活	232
第三节	开拓者	237
第四节	青翠的十字架	247
第五节	神龛	262
第六节	墓地里的沃尔沃	277
040		
第二部分	水	281
第五章	意识之流	283
第一节	神话之流	283
第二节	循环：动脉—干流和奥秘	296
第三节	神圣的汇流	304
第四节	智慧之泉	309

第五节	尼罗河被引至台伯河	325
第六节	贝尼尼与四河喷泉	333
第六章	血流	355
第一节	迷失方向的沃尔特·雷利爵士	355
第二节	棕色纸船中的男人	371
第三节	权力线	387
第四节	银鱼政治理论	410
第五节	水体	423
第六节	伊西斯之流：泰晤士河和尼罗河	437
第三部分	石	447
第七章	狄诺克拉底与道士：至高，至福，至大	449
第一节	拉什莫尔山的女性	449
第二节	狄诺克拉底与道士	466
第三节	高地	479
第四节	驱邪皮拉多	495
第五节	便利受难纪念地	508
第六节	最后的圣山？	516
第八章	帝国之巅，理智之渊	521
第一节	愉悦的恐怖	521
第二节	帝国之巅，理智之渊	540

第三节	美德之所在	558	第五章
第四节	征服	573	第六章
第五节	伟人艾伯特	583	第六章
第六节	救赎的前景	587	第七章
第四部分	木、水、石	601	第七章
第九章	重塑阿卡狄亚	603	第四章
第一节	我也在阿卡狄亚	603	第五章
第二节	蛮荒和牧歌	614	第六章
第三节	粗糙与混乱	628	
第四节	民享的阿卡狄亚：枫丹白露森林	638	第七章
第五节	玻璃下的阿卡狄亚	655	第八章
第六节	毛茸茸的野越橘	667	第九章
注 释		678	第三章
文献目录		758	第四章
索 引		783	第五章

导 言

直到上初中，我才意识到自己不该那么喜欢鲁德亚德·吉卜林。这让我大吃了一惊。我并不在意告别基姆和毛格利，但《普克山的帕克》却是另一回事。事实上，自从我在八岁生日那年收到这份礼物后，它就一直是我最喜爱的故事。对于一个总是向往过去的小男孩来说，吉卜林的想象确实有股引人入胜的魔力。毫无疑问，在英国的某些地方，如果你是个小孩子（就像丹或者乌娜¹那样），几世纪前生活在那里的人会突然不可思议地重新出现。借助帕克²的魔力，我们站在原地就能穿梭时空。在普克山上，幸运儿丹和乌娜能够与维京战士、罗马百夫长、诺曼骑士谈天说地，然后再回家喝茶。

虽然我没有这样一座山，但我拥有泰晤士河。它并不像我在帕尔格莱夫《诗选》中读到的那样，是一条在长满青苔的河岸间汨汨流淌的上游河。它也并不宽阔，如绿褐色道路般将伦敦一分为二。它是一个低浅的、不时地有海鸥浮掠过的河口，位于海水和淡水的交汇处，从我所在的北埃塞克斯岸一直绵延至隐约的黑色地平线。那边或许就是我们的死对头丹特，它总是妄图在全国板球锦标赛中打败我们。大多数时候，风儿会带来一股杂糅着城市与海洋气息的味道：凝滞的汽油味和清冽的鱼腥味。但在这两种气味中，飘浮着泰晤士老人自己的味道：一股浓烈刺鼻的陈腐味，仿佛是繁息于上古淤泥中的河底菌类所散发出

的气味。

往下10英里处便是久负盛名的海滨城市绍森德，19世纪末，它发展为“伦敦的肺脏”。它的码头上，霓虹闪烁，乐声喧嚣，幽黯的水面上光影缭绕。海滨人行道上，到处都在叫卖松软的醋溜炸薯片，还有极其粘牙的桃红色圆柱形冰糖——使劲咬开它时，糖身上的花纹便像流了血般染红你的牙齿。离家不远处的莱港仍有捕虾船停泊，码头上販售鸟蛤的棚屋也依旧在。圣克莱门茨埋葬着海洋之父：不只有理查德·哈多克（卒于1453年），还有罗伯特·萨尔曼（卒于1641年）——他的墓志铭上写着，“英国海军的复兴者”。棚屋外，泥泞的沙滩——到处是丢弃的珠蚌和一堆堆黑色起泡的海藻——一直延伸到晦暗的水里。退潮后，广阔的赭色泥滩便显露出来。这时，我便一直走到离岸边好几英里远的地方，一边用脚测量淤泥的深度，拨弄着四处逃逸的螃蟹和蛾螺，一边充满渴望地望着我想象中泰晤士河将要汇入大海的那个地方。

正是在那儿，我的海洋精灵帕克——也或许是墨丘利身边的小恶魔——才会与我相见。他用一码帆布、破船骨，以及缆绳、焦油、锚和辫线装饰着我充满孩子气的幻想。驶进河港的大帆船上，载着一排排咕咕啾啾的划桨手。船首耸立着龙头、侧面钉着厚重钢铁挡板的大艇，气势磅礴地逆流而上。桨船和小快船则随着河口的波涛轻轻摆动，船首斜桁挂的旗帜上，或者装饰着喜气洋洋的小天使，或者是裹着头巾、一脸骇人须髯、鼓凸着眼的强盗。乘着微风驶进伦敦码头的大型运茶快速帆船，它的帆鼓胀得仿佛晾衣绳上的床单。在我水光缭绕的幻想中，连同破烂的酒馆和生锈的吊车在内的海岸线都神秘地消失在一片幽黯的河堤林地里，那些树冠从一片远古的、阴沉的雾中伸了出来。当年我和父亲从格雷夫森德乘船旅行到伦敦塔桥时，维平和罗瑟希德的码头上仍有大型的货轮停靠在岸，而不似今日一样，到处充斥着昂贵的烤肉馆和各类公司总部。然而，在我心中，似乎仍能看到那一如霍拉³作品中数世纪之前的码头，桅杆林立，吊车高耸，塔桥头重脚轻地悬在摇摇欲坠的木屋上空，让这个熙熙攘攘的帝国都市充满了勃勃生机。